

醒世长篇系列

XINGSHICHANGPIANXILIE

婚姻内外

陈先学 著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婚姻内外

陈先学 著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婚姻内外/陈先学著. - 天津:百花文艺出版社,
2001

(新醒世系列)

ISBN 7-5306-3152-7

I.婚… II.陈… III.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14846 号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地址:天津市和平区张自忠路 189 号

邮编:300020

e-mail: bhpubl@public1.tpt.tj.cn

<http://www.bhpubl.com.cn>

发行部电话:(022)27312757 邮购部电话:(022)27116746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天津市桃园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※

开本 850 × 1168 毫米 1/32 印张 10 插页 4 字数 224 千字

2001 年 5 月第 1 版 200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 - 3000 册

定价:15.60 元

1

“报应——，报应——，报应呀！”一个女人呼喊着重，黑暗的天空划过一道道长长的手电光柱。那忽明忽灭的电光移动着，照到女人身边停住了。

“道梅，怎么啦？我在这里。”一个男人出现在女人身边。

“钱棠，我要死！我要死在两个男人中间。”

“哎哟，我的心肝宝贝，你可不能死。”

男人搂住女人，既怕她出事，又怕她逃掉。

“放开我！”女人愤怒地挣扎开：“从现在开始，谁也不许碰我！”

“哈哈，不对！现在你最需要保护，特别需要我保护……”

“我需要你保护？！呸！你是流氓、骗子、害人虫，害得吴缘和我家破人亡。”

“道梅，我不怕坐牢、杀头，不惜倾家荡产，爱上你，你怎能那样说呢？爱和恨，建设和破坏，生活本来如此，怎么能说我害了你呢？其实我们都有错，你男人表面上无错，但也有错。……”

“他没有错！他是受害者，你、我都是害他的人。我不许你

说他有错!”

“那我有罪，我愿意赔罪。但是，你又逃脱得了有罪么？你有丈夫、孩子，比我大……是识文断字的人，要是我把自己干的一切坏事全推在你身上，你受得了么？道梅呀！我拼命地爱你，希望得到什么？是在最困难的时候突然闪我么？”

“你不是爱我，是玩弄我！”

“什么话我都讲过了，什么样的山盟海誓都说了，你到底要我怎么办？”

“你觉得要怎样办才能使我放心，就怎么办。”

“我再对天、对地、对你发誓：要是我朝三暮四，不得好死！口说无凭——”男人掏出匕首，咬紧牙关，“嚓”地一声削掉左手的一根小指头，痛得龇牙咧嘴，急忙用手绢捂住伤口，拧亮电筒，将掉在地上的指头拾起来，双手捧献给女人，说：“接住吧，我砍下根指头给你包着，以表示我对你的爱情永不变心！”他亲昵地靠近女人：“道梅呀，你应该懂得，十指连心啊！”

刚才，女人被吓住了，这会儿，又极为感动，喃喃道：“多狠心、多痛心啊！谁让你这样做呢？我么？我可没有！”她捧起男人的手，贴在自己的心窝上，嘴唇翕动着：“我的爱神哟……”

“现在相信不会变心了吧？”

“谁不相信？是社会、是人们！是除我以外的所有所有的人。我是老早老早就相信的，不相信，我会背叛丈夫、子女、家庭而跟你好么？未婚，以身相许容易；已婚众叛亲离、损他人倾家荡产以身相许难，……我……我容易么？你呀，你真蠢！”

“不，他一点儿也不蠢！他是把鳄鱼的眼泪撒在猎物上。”又一个男人突然从黑暗中钻出来。

“谁？”一声惊问。

“我!”一个铿锵的声音。

“你是谁?”

“你的仇人——吴缘!”吴缘一把扭住钱棠:“要干什么? 准备玩刀子吗? 把刀子扔在地上! 谁也不准动武! 退后十步——”吴缘发出严厉的命令:“走!”

女人被吓傻了,突然跪在两个男人中间:“别动武,快别动武! 你俩把我杀了吧。”

吴缘猛一使劲,对方的手腕受不了,听见女人的乞求声,一分心,刀子被甩的掉在地上,吴缘一脚将刀子踢进龙河里:“好,大家都放心了。”他又命令道:“钱三,退后十步——走!”

“在爱情上,我不会退,只有进!”

“进,你什么也得不到,只能碰得头破血流! 退还可以谈判,可以进行生活中从未有过的丈夫和奸夫谈判。”吴缘刚柔相施,不容对方不服从。

“谈判,可以。我已没了武器,不知你……”

“我手无寸铁!”吴缘伸出手:“不信请搜查。”

“不用!”对方突然表现出男子汉气概,将手电筒一扔,退后十步,站定:“道梅,哥子还不认得我,你把电筒打亮,照住我的脸,让哥子看清楚,今晚没准备,以后收拾我。”说着冷冷道:“昨晚,据说哥子在这里受了点儿委屈,那可不是我钱三干的。”

女人清楚正说话的男人有一帮流氓朋友,昨晚自己的男人吃过大亏,不愿打亮电筒,对方火道:“快打亮,此刻你对我两人不能有任何偏心,我挖了墙角,明人不做暗事,钱棠有这气魄!”

“不用,吴某用不着认识你。如果要报复,弄你,我连面也不用露,你就完蛋了! 你这种狗胆我见得多了!”

钱棠虽凶狠,却早已惶惶不可终日,他认为对方昨晚吃亏,

今晚又来，必定是硬手，立即软下来：

“要谈什么，请开口。”

“要谈的，当然全是骂你的。不过打骂、甚至关监，对你不一定起很大作用，因为我已认定你是属于特殊的流氓一类。”

“那你准备将我怎么办？”

“我既不黑整你，也不法办你，我要揭穿你的流氓真面目……”

“但讲无妨，请便。”

“你不是一般流氓，你是特殊流氓。你为了辱没好人的声誉，从流氓跻身正人君子行列，要尽了一切阴谋手段。”

“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。”

“不是莫须有。你利用女人的虚荣、软弱和感情上的一念之差进行占有，对吧？你窥其所需，投其所好，用虚情假意牢牢抓住别人的妻子不放是事实吧？你表演赶走漂亮姑娘骗取已婚女人相信你爱的真诚，不假吧？你欲夺之，先许之，表示要爱别人的一切，没错吧？你巧设私奔暴露、公开来往同宿，不但在龙镇，而且在她亲人面前唱逼宫戏是事实吧？”

“是的，你说的都是事实。只是对待事实发生原因的看法我们是完全相反的。在我看来，一切都是感情的自然发展，根本不存在任何图谋不轨，因为我和道梅的爱情是真诚的。你认为爱情应该是自私的，自己爱了就不准别人爱。我认为是不道德的。道德的爱情应该谁爱得最深，被爱者属于谁。到底属于谁，又不是以你、我意志为转移的。因为被爱的是人而不是物，她有权利选择。因此，在竞争中被原来的爱人淘汰了，聪明人不应该埋怨别人，而只能痛恨自己无能！”

“不对！爱情的竞争和爱人的选择仅仅发生在定情、最多不

过在结婚之前，而你却钻进了别人家庭的心脏里，用盗贼的挖心术进行霸占。如果别人钻进你家里，把你母亲挖去当了老婆，把你已婚的姐妹挖去做了妻妾，把你挖去当了过继的儿子，你能认为是爱情的竞争吗？能埋怨你父辈无能吗？”

“那是不可能的。”

“不是不可能！你母亲就承认她作风不好，甚至暗示你已出嫁的妹妹和吴某人勾搭，以平息你闹出的这场丑剧，仅仅因为吴某正直，不愿干不道德的事，罪恶才未发生。”

“挖苦、谩骂是一回事，要我当儿子能不能成功是另一回事。如果真有那么能干的人，我倒愿意喊他爸爸。正好我十四岁死了父亲，早不愿意在社会上漂泊流浪了。”

“无赖！”

“承认是无赖，你又能怎样呢？”

“你别来那一套，共产党一定能制服你！”

“你能制服我吗？我什么都不怕！即使你把我弄去劳改，我也想得开，我和道梅已过了很长的幸福日子，她给我的爱，我已经满足了。”

“你别提虚劲！真正要你死，你一定是怕的。你这种人，其实是外强中干。实话对你说，对你们的问题，仅仅是因为分居两地发现晚了！”

“是的，我和道梅感情已经很深。现在连她自己也知道，她不能跟你了，因为你是社会上有影响的人。即使你还愿意要她，社会传统道德也不允许，也会把你看得比狗屎还不如。因此，你是决不会放过我们的。”

“如果我饶恕、成全了你们呢？”

“愿以重金相酬，让你安一个好家。”

“我不需要钱。”

“那你要什么?”

“我要你,包括道梅,跪在我的面前,接受灵魂的拯救。”

“怎么拯救?”

“你俩喊三句话,第一句:‘我们是社会的罪人!’第二句:‘我们坚决改正,重新做人!’第三句:‘吴缘是道义上拯救我们灵魂的教父!’愿意吗?”

不知是正义的力量还是这两个狗男女狼狈得顾不上其它,竟乖乖跪在河滩上,随即传来了他们的认错声:

“我们是社会的罪人!”

“……”

“现在是宣言,以后看行动。起来吧。”吴缘说:“明天,最迟后天,在龙镇办手续。财产,道梅说一根稻草也不要;同样,我也不要。都留给两个孩子。对孩子,你们只有抚养的义务,不应该获得占有的权利!我相信法律也会这样断。”

吴缘说完,头也不回地走了。钱棠怔怔地看着道梅:“怪!他是多么出奇的怪人!他说话会算数么?”

“不,他不怪。我们做得太过分了,他仍然没有伤害我们,他心肠好。他说过:如果仅仅你和我,是应该杀的。不杀不足以平民愤。但是,加上我爸爸、他亲舅,以及整个道家亲戚,他学曹丞相下‘鸡肋’的口令,退却了,感情复杂地撤兵了……他不怪,他是正派、有传统道德品质的人,是有血有肉的男人啊!哪像你,什么都像开玩笑,连老母亲偷人还要喊野老汉是爸爸……”女人伤心地哭了!

轻轻的哭泣声掉进龙河潺潺的流水里,又融进大地的夜色中,最后跌落进了无情生活的梦境里。

2

偏僻的龙镇是个古香古朴的小镇。镇边的龙河里只只渔舟，张张白帆，面面鱼网，波光粼粼。两岸洗衣姑娘和淘菜妇女那具有色彩的倒影摇碎在河床里。平桥跳灯堤坎里的瀑布冲向十拱桥，带着欢乐的笑声。在十拱桥北面的小镇闹市区里，有一幢极普通的民房和许多房子排列在一起，构成斜谷似的街道。在狭街简陋的小屋里住着吴缘和他的父母、亲属。

一个星期六下午，吴缘放学回家，先把自己的烧煤搬进屋交给外公，马上要了舅娘的午餐——几个红苕和一包黄菜叶，拿了根扁担走了将近十里地，迎接亲人，让舅娘和她女儿吃东西，自己把两筐煤担起来，像叠罗汉，在肩上掂了掂，稳稳当当地挑走了。

看着外甥挑煤远去的背影，舅娘似乎想起了什么，眼眶湿润，声音呜咽，轻声对女儿说：“梅子，你哥哥要不死就好了！”

“妈妈，看你又想哥哥了。表哥不一样好么！”女儿噘着小嘴。

“唉——，别说了。你那爸爸呀，是医儿童的神医，就是医不好自己的儿子！”道夫人唉声叹气地埋怨罢丈夫，回忆起早已过去的一幕：当年满娘的小儿子和自己的儿子同时出天花，满娘的儿子——吴缘，比自己的儿子病重得多，结果自己的儿子死了，吴缘活了。眼下吴缘虽然把两副担子一肩挑了，但外甥毕竟不是自己的儿子呀！

吴缘挑着担子在前面飞快地走着，道夫人母女俩紧紧地跟着，当他们赶回龙镇时，天黑了。不知是吴缘挑担子有功，还是

道夫人有什么打算，晚上她特地做了几样好吃的东西，把从来都是借宿单独煮饭吃读走学的外甥和女儿招呼在一起，说：“缘儿，你没有妈妈，就把舅娘当妈妈吧。缝补洗浆都交给舅娘做，好吗？”她见吴缘在掉眼泪，又说：“道丫头，你可要好好向缘哥哥学习，每天晚上让他给你补习功课，好吗？”

道梅和吴缘听话地点了点头，各自羞涩地把眼睛调开。这时舅娘却把好吃的东西直往吴缘碗里夹。

第二晚，道梅果真来找吴缘辅导功课。

道梅来到小阁楼下，害怕上木楼梯，尖声稚气地喊：“缘哥哥，快下来。快！”

“梅妹，什么事？”吴缘扶住楼梯。

“来呀，你快下来！”道梅仍高兴地喊。

吴缘从楼上下到了地面。

“缘子哥，你猜我给你带来了什么？”

“钢笔？”

“不是。”

“字典？”

“也不是。”

“书？”

“还是不是。”

“那又是什么呢？”

“猜，你猜呀——”

“我猜不着了！”

“努，鞋垫。”

“你娘做了让你送给我？”

“你看，你看！”道梅扬着鞋垫，“你看像她做的么？”她显出挺

不高兴的样子，高傲而顽皮地唱道：“青梅竹马，黄牛当马，我做你穿，我们好耍……”

“不，不能光耍。要认真学习，你功课做好了吗？没做好我辅导你。”

“好的！”十二岁的道梅把鞋垫塞进吴缘手里，忙规矩地打开书。

一对天真无邪、两小无猜的孩子开始认真学习了，道夫人高兴得什么似的。

两年后，吴缘考上了省城工专，道梅也要初中毕业，当道夫人托人给吴缘提亲的时候，一对小恋人早已暗暗通信了半年多。特别有趣的是，道梅在通信中竟把“恋爱”写成“蛮受”把“青梅竹马”写成“亲自做妈”，吴缘看了又气又笑，立即将错别字改过来，在原信笺上批道：“‘恋爱’写成‘蛮受’，‘亲自做妈’多丑！但愿青梅竹马，能够骑得到头儿。”附了原笺又写了封重要的劝学信，希望道梅用最广博的知识把最美的外表和最纯洁的心灵充实起来，像《红楼梦》里的贾宝玉和林黛玉一样建立友谊。那时道梅在那幢红砖砌成的教学大楼里上课，她读了信，想入非非，午休起床后告诉老师，她做了一个最美最美的梦，说她先骑板凳办家家，一忽儿突然长大了，做了一个《红楼梦》，把老师和同学们全都逗笑了。笑了一阵，语文老师严肃地说：“《红楼梦》应该在大观园里做。道梅你不知道《红楼梦》是一部书，不是我们的教学大楼吧？”道梅嘟哝着嘴说：“管它哩，反正大家都说贾宝玉和林黛玉是表哥表妹……”牛头不对马嘴的回答，又引来一阵笑声。

在笑声中，道梅步入了青年时期，长得像一朵盛开的鲜花。她窈窕、苗条、高傲、风雅，拖着齐脚的长辫子，穿着一件十分朴素的青粗布便衫，合身、贴体、好看。椭圆形美丽脸庞衬着大而

黑的眼睛，水灵灵的。白皙细嫩的肌肤配上匀称、端庄的五官，说起话来像唱歌一样美。她喜欢文娱，能歌善舞，可以上台演戏，但却从不打闹、疯扯，给任何人都是一种可敬可爱、望而生畏、十分高傲的感觉。不但同学不敢追她，就连学校里许多刚从大学毕业的年轻老师也只能对她私下议论、呆想。

高中快毕业了，这一天，同学们做完课间操，正三五成群地往教室里走。道梅和班上几个要好的女同学从远处花园边走来，“调皮鬼”宋小荣拿着好几封信，一边跑一边喊：“男同学没福分，女同学来拿信。道梅一人有三封，写三封信的是同一个人，到底有什么秘密，我当面拆，总不会砍手、挖眼睛吧。”宋小荣唱快板腔，做着就要拆信的样子。

有信的女同学们急坏了！道梅飞快地朝宋小荣跑来，满脸急得绯红，又气又羞，吼道：“我看你敢拆？拆了我不和你打八架！”

同学们从来没有看到过道梅这样耍泼地待人，宋小荣舌头一伸，扮个鬼脸，把信亮出来，说：“人家歌颂鸿雁捎信，赞扬柳毅传书，道梅同学怎么好意思把送信同学当差狗子对待！”

宋小荣把信举得老高，有信的一群女生在追，道梅伸手一抢，夺过信，瞪一眼宋小荣，趁大家抢信之机，一瞬间，动情的眼波朝宋小荣妩媚地一笑，拿起信便跑。宋小荣获“美人”一笑，得到满足，连上课也自豪、幸福得浑身发痒。其实呢，那只不过是道梅歉意的表示。

道梅的信是吴缘写来的。不知是邮局还是收发室积压了，三次、三周、二十一天写的信，竟然同一个时候到达道梅手里。这时，吴缘已专科学校毕业，服从祖国需要，献身保卫祖国的事业。

厚厚的三封信，一封是报告当五好战士、神枪手的；一封是吴缘在军内外报刊上接连见报的新闻稿剪贴；另一封是告诉道梅，有几家杂志发表了他的诗、散文、小说和曲艺作品。那些见报的东西，用作家或成人的眼光看，虽然拙劣、粗糙得见不得客，但对不到二十岁的年轻人来说，却是很了不起的成功。高兴中当然少不了将喜讯告诉亲人。

上课了，道梅把头埋在课桌下，将信纸展开在书箱里，伏着身子看。老师以为道梅病了，要她回宿舍休息，她真的请了假，将三封信揣进口袋里回到宿舍，关起门来，一封封地读了又读，将喜报、剪报、神枪手证书，藏了又藏，把发表吴缘文章的杂志的名字记了又记，下课铃一响，立即飞向阅览室，要先睹为快。

从阅览室回来，道梅情愿让同学们说她得了“怪病”、“装病”，不惜耽误功课，写了好长好长的复信，表达自己对吴缘深切的爱。

初恋姑娘的心使道梅想得很痴、很痴。她非常思念吴缘，十分留念两小无猜的青梅竹马时的生活情景。她记得，有一回将一张自己和一个女同学的合影送给吴缘，吴缘看了看，说：“我不要。”

“照得不好？”

“不，很好，很可爱。”

“那又为什么不要？”

“照片上有不认识的人。”

“你不是爱美吗？她比我漂亮。”

“我不是漂亮的都喜欢。”

“那你喜欢什么样的漂亮呢？”

“有知识、心灵纯洁美好，又很漂亮的人。”

“那可不成。我们好，今后你还得‘蛮受’（恋爱）。”

正直纯洁、感情单一的吴缘已处于热恋之中，他连想也没想道梅的话是真是假，只以为闹着玩，爽朗地笑起来：“你呀，哥哥改了你的错别字，就耿耿于怀，这可不好。”

“我不是你想象中的人，人家骂我是绣花枕头……”道梅有些激愤，又有点不以为然。

“诬蔑、攻击！漂亮的人总有人造事，这几年你不是进步很快么？”吴缘已不可能冷静下来。

就是那一次，他们交换了照片。

吴缘在送给道梅的照片上写了一首感情激越的诗，那诗用毛笔小楷工整地写道：

充满幸福，带着微笑，
是留给妹妹的近照；
远走高飞，永不忘掉——
哥哥的激动，妹妹的心跳。
互相赠送的照片，引我们在梦中
天天见面，夜夜拥抱。

道梅接过照片，看了上面的题诗，羞得什么似的，拔腿要跑，吴缘忙拉住她：“给我的照片呢？”

道梅没说话，把自己的照片塞给吴缘，便跑了。不一会儿，吴缘发现道梅的照片也题了诗。那诗写道：

心一颗，花一朵，
扎根哥心窝。

海枯石烂不变心，
情深似海，只恨照片薄。
不等满山枫叶红，
升学鹊桥渡银河。

吴缘看了道梅的题句很惊讶。他知道，道梅无论如何是滴不出那样墨水来的。但又明明是道梅那娃娃体的笔迹。他既想又猜，百思不得其解。回到在成都的学校，吴缘和同学们交换女朋友的“秘密情报”，他说：“水平有时会来自爱情。”许多同学不同意，于是他把自己的事情编在别人身上讲出来，问：“难道这不是一例？”

“不，不一定是一例。要是女生的集体创作呢？”

“不，不会。没听说谈恋爱也几个对付一个。”

“我们不也有几个男生商量写一封恋爱信的吗？”

“哼，欺骗！我要是女的就不和这种人好，要大家都别和他好，让他一辈子当和尚。”

“乖乖，你能发现得了吗？要是相反，有人让你当尼姑呢？”

“得得得，我们全有金箍棒，谁敢让当尼姑？！”大家一阵哄笑。静了片刻，也不知是谁发动的，大家突然一齐把矛头转向吴缘，说他编得出故事，必然有那段经历，硬要他说出女友是谁。吴缘被逼的没法，老实地承认：“人家还是高中就要毕业的小姑娘。”

“哟，你多大？还不是个中专就要毕业的小男孩？”一个大同学嚷叫着。

“我们不懂恋爱，没有恋爱。我们是亲戚，是兄妹加友谊，不是么？她给我寄歌片、画片，我给她写信、改错别字。”吴缘极力

辩白。

“友谊发展成爱情，恋爱发展成结婚，亲上加亲，天合之作，好得很。快，把照片拿给我们看看。”

吴缘不肯，大家动手抢，在学生证中找到了道梅翘着两根羊角辫的照片，大家又打闹了一阵，响过熄灯铃，男生宿舍才安静下来。

吴缘参军到部队，军营里小伙子多，连排长相当年轻，说姑娘长短的时候总少不了。有一回，道梅高中毕业时的照片被连里副指导员偶然发现，立即抓住不放，硬要拿去放进他那极保密的电影明星照片行列中，吴缘不干，副指导员说：“那好，把你俩的照片一齐给我吧。郎才女貌，正好一对。”

所有这些往事，吴缘和道梅早在书信中交换过了。今天，道梅收到吴缘的一连三封书信，当然不能简单地复信。她翻了许多书，使出一切解数，花了大半天时间，已将回信写好。写好后，念一遍又觉得自己文笔太差，怎么也表达不了自己的感情，她想：渴望多年的爱情好不容易到来，自己没法用语言、文字说清楚，一定得来个独出心裁的绝招。

她忽然想到一个好办法：先把自己最好的二寸右小侧面照片找出来，又把吴缘的左小侧面照片找出来，用剪刀细心地修剪好，将两张照片拼成一张，然后粘贴在精巧的白皮纸上，用厚纸板嵌成机枪靶似的双人头，再装进特制的相盒里……

一切都做得挺漂亮，本来可以立刻邮走。但她偏不，她还要进一步表达自己的感情。她又发挥姑娘的特长和优势，用红丝线编织同心结。

当那像桃子似的用彩线勾出的同心结成功的时候，她高兴了，立即把同心结系在“合影”相片上，到邮局连信带包裹邮走。